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八回 孟元帥力薦良臣 康誥命痛思淑女

美人名將世希聞，說著芳蹤齒亦芬。一自揄揚逢伯樂，羨誇金甲與紅裙。

卻說耿朗自驚夢之後，著實思念夢卿。雖日日計議軍機，卻時時放心不下。光陰迅速，已是臘月。各營兵將，棋佈星羅，將三彭圍住。果然應了耿朗的夢，一陣成功，三彭授首。是時山鎮、徐無為、宣惠俱已受職，奉天子命送朱陵、黃羅、冥光三處貢使還國。孟徵一面分撥各營剿撫各處小島，一面申奏捷音，內附薦舉人材疏文一道，其略曰：

量器受官，君人之道。見危致命，臣子之心。自受命以來，夙夜憂俱，恐付托不效。乃六軍不再舉而功成，三彭名旋踵而授首者，皆陛下休養生息，人才傑出之所致也。臣部前鋒總兵官季狸。祖居燕京，父始入洋，家非閥閱，族本寒微。以武學弟子員擒誅逆黨，薦擢守備出征，累功歷升副將。今三彭島之捷，雖威望如胡繼虞，練達如馮志寧，亦俯首讓焉。若委以邊陲，實國家之萬里長城也。又臣中軍參議郎中耿朗，耿再成之後，耿炳文之孫。家雖簪組，材實歧嶷。於錄用支庶案內，筮仕兵曹。出征以來，參謀帷幄，策應疆場。撫眾安民，昔朱伸曾以為勝已。招亡納叛。今高品亦以為不如。若用以方面，洵盛世之一路福星也。人材不易，嘗試維難。臣知而不言為不忠，見而不舉為竊位，陛下安用此臣為哉？臣非敢效叔牙之舉賢自代也，惟陛下之採擇焉。

天子覽奏，命閣臣論功。封季狸為武功顯子、定海將軍，鎮守海口。留郭汾陽、鄧希禹、桓如虎、楊大烈協鎮各島。其餘賀嘉、楊休、富有、陰杰、胡興、常順、吳蒙、康寧、常勝、海晏俱隨大元帥孟徵。左將軍胡繼虞、右將軍馮志寧、後將軍曹大年、高品，參贊耿朗進京升用。

這道旨意傳出，早有人報入耿家。康夫人以下無不歡喜，只有春晚越添傷感。西國公耿忻聽得耿朗被薦，不由自歎道：「兒子輩因人成事，亦得名聞天子耶？」及至聞得季狸首膺保舉，乃大悅道：「吾知子章非池中物，自此西班牙內果又得一名流矣！」於是日日暢飲，自慶得人。

忽又想起夢卿，因又歎道：「耿朗少年無定，一旦榮華，恐非佳兆。使夢卿若在，或可醫救幾分。今已死去，又不得不替他過慮了。」於是又以酒自解。誰知耿忻畢竟年老多病，不勝酒力，舊病大發，不數日終於正寢。耿愷、耿懷料理喪事，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一般兒穿孝，內親外眷，俱來弔祭。

獨有鄭夫人以思念夢卿，臥病未起，遣子知、子慧兄弟前來助喪。康夫人見了子知、子慧，便想起夢卿。又想耿忻在日，逢時遇節，夢卿與雲屏等一樣同來，今日只剩得四個，好生淒楚，那哭耿忻的眼淚卻是為夢卿落了。到出殯後，已是宣德八年正月下旬，孟徵又上一遺表，其略曰：

臣以蔭襲庸材，叨承重任。賴將士之力，克奏厥功。方期撫遠安民，以酬高厚。詎意沉痾不起，醫藥無靈。堯階舜陛，從此長辭。言念及此，痛也何如！所有善後事宜臣盡付之季狸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疏附禦侮之效可計日而得矣。倘外國不靖，內民不安，祈治季狸之罪，以彰其慢。臣忠君有志，報主無期。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天子覽奏大驚，詔封邯鄲公，加太保。晉季狸為武功伯，遣官齎詔前赴東海。是時雲屏病已痊好，因與愛娘商議，細將夢卿如何生產，如何病故，及春晚如何撫養耿順之處，寫信寄與耿朗，寫信寄與耿朗。

卻說香兒、彩雲自夢卿死後，朝朝暮暮，笑逐顏開。雖在伯父孝堂中，全無哀泣之容。每有錯誤之舉，雲屏、愛娘幾番諫勸，全然不聽，兩個人又不好再三開口。康夫人見香兒、彩雲與雲屏、愛娘情意不合，恐他四個參辰卯酉，家室不安，因再三訓導。誰知香兒、彩雲只革面而不革心，時當豔景撩情天氣，惹恨風光，兩個人病幾天又好幾天，樂幾天又愁幾天，真個是如癡如狂，可笑可惱。因想起夢卿在日，遇著可喜的事，從不見他大笑大笑；遇著可憂的事，也不見他愁眼愁眉。總然身體清爽，從不見他催酒索茶，胡游亂走。就是疾病深沉，也不見他蓬頭垢面，遲起早眠。那像香兒、彩雲的舉止？又見香兒、彩雲于家人僕婦心愛者便連二連三的賞賜，丫環侍女心嫌者，就無好無歹的折磨。口中飲食總然日日珍饈，還要嫌酸說苦。身上梳妝任你般般珠玉，亦須換舊挑新。真個是自大自驕，無厭無止。因又想起夢卿在日，賞罰奴婢，從不自作威福。教導丫環，從不輕施責罰。儉所當儉，全無小戶規模。豐所當豐，總是大家氣度。那象香兒、彩雲的心性？只因康夫人有這一番追思，又生出許多悲痛。一日晚間，偶然睡不著臥在牀上。聽得窗外低低有人說話，先是管茶的海氏道：「索嬌娘，你把門戶都鎖了，正好與風媽媽安息去罷。西院的兩位奶奶正在下棋，我和井姐姐還不知要等到幾時。」索媽媽道：「等作什麼？將茶水交給童大娘就是了。我沒見待小主子比老主子還用心！」海氏道：「寧欺老，別欺小。小主子處處認真，如何大意得？」索媽媽道：「可惜二娘，好一匹綾子尺頭兒短。」

若多活些時，我們亦多受些好處。」海氏道：「正是好人不長壽，禍害幾千年。」兩人正說著，又聽得風婆子亦插嘴道：「黃梅不落青梅落，象我這老朽，便替死了亦是願意。」海氏道：「金磚何重，玉瓦何薄？西院待你極好，為何亦偏護二娘？」

風婆子道：「哎呀！好狗護三鄰，好人護三村。我雖年老，難道就捧著屁股作嘴不成？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還不報，時辰未到。你看他橫行到幾時？」索媽媽道：「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聽。向燈的也有，向火的也有。人心隔肚皮，似你這瘋瘋顛顛，信口開河的，不怕太歲頭上動土？」風婆子啞著嘴道：「我是上墳的羊，任憑他去了。那象你們捧著卵子過河。你看滿院子內那一個不是你癩瘡藥的，自掃門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。誰與誰有仇，定要送我棺材座子？除了綠姑娘穿青衣抱黑柱，那是不得不然，其餘別人幫虎吃食的雖多，吃王莽的飯，乾劉秀的事，卻亦不少，怕他怎地？」三人正說著，又聽得井氏走來說道：「天已二更了，是神的該歸廟，是鬼的該歸墳了。」

海氏道：「還早呢！你也來趕個火兒。」井氏道：「不到高山，不顯平地。今日聽得外面商議，清明節要給二娘上墳。似這樣平打米賽吃飯的勾當，你們願意麼？」風婆子、索媽媽、海氏一齊道：「怎麼不願意？瓜子兒不飽是人心，知恩報恩，自當如此。」井氏道：「前人灑土迷後人的眼，其實與二娘有何益處？」

索媽媽道：「行下的春風望下的雨，若是別人，只怕要變王媽媽家的貓了。千里送鵝毛，物輕人意重。每人出不了百十文錢，便作成許多體面，豈不強似過東廟裡拜佛，西廟裡燒香？」井氏道：「眾嬌娘曾說這個事是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。」風婆子道：「這又是那老歪刺骨扯淡的話了。如果有不願意的，除非是又養漢又撇清，象李名的老婆。」井氏道：「正是，恐怕西院的不出。」海氏道：「胳膊扭不過大腿去，又都不是吃奶的孩子，難道連天日亦不知？」索媽媽道：「幾個人出亦不多，不出亦不少。你修的你得，我修的我得，不修的不得。我們全不必管他。」是時四個人唧唧噥噥說了好一會方散。

康夫人在窗內句句聽在心裡，一夜無眠。次日有些不爽，飯食頓減。午後傳進耿朗家信一封，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俱各來看。信內先寫問安，次寫自己安妥，末寫孟元帥病故，現在越國公領頭隊兵，郢國公領二隊兵，宣寧侯領三隊兵，建平伯領四隊兵。自己因孟元帥保薦，已升僉都御史，領五隊兵，陸續回京，大約六月內可以到家。外又有桃花箋一頁，特謝夢卿作甲之情。復有小詩一首，其詞曰：身是燕山易水仙，爭教夢寐不流連？喬雲月當同瑞，瑄朗先班始影前。

詩內亦隱著燕夢卿三字，康夫人看見，益加傷感。這一來有分教：慈親慈重慈不窮，無限慈心。妒女妒深妒難盡，許多妒意。